

13.08



LIANCHENG

WEN

SHI

ZILIAO

連城文史資料

4

8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连城县委文史组编

26

连城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连城委员会文史组编
一九八五年五月

《连城文史资料》第四期目录

剿匪平乱忆当年·····	罗 铭	(1)
五四运动前的连城·····	卢运泉 李传耀	(7)
连城县城的变化·····	李兰芳	(13)
文川琐屑·····	吴运海	(16)
宣和及其由来·····	曹 晖	(18)
李明光·····	卢运泉	(20)
记几个参加革命的战士·····	谢子梅	(33)
关于旧制中学教师丘威侯的二三事·····	李仕铨	(34)
宝盒待揭后人知——徐传华从艺春秋·····	谢桂犀	(36)
我县近代几位书法家简介·····	沈显南 黄启汤	(39)
字外工夫妙在人——罗丹及“罗丹体”·····	罗 岩	(42)
连城县黄埔军校毕业生简介·····	醒 予	(47)
连城县黄埔军校毕业生名单·····		(53)
国民党连城县党部组织沿革概况·····	李仕铨	(54)
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组织沿革概况·····	李仕铨	(58)
连城县民国期间历任县长名单·····		(63)
元末邑人罗天麟、陈积万起义事略·····	陈百流	(67)
赞元末农民起义领袖罗天麟、陈积万·····	罗心如	(71)
1144年至1915年连城发生的灾害及自然现象·····	张金汉	(72)

罗坊走古事·····	谢桂犀	(79)
姑田游大龙·····	律 祖	(81)
后生更比先生长·····	李传耀	(83)
连城姑田中学简史·····	谢济中	(85)
略述连城县初级职业学校始末·····	童庆鸣	(93)
连城县商会、工商联简介·····	吴鸿猷 周长华	(97)
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四堡·····	邹日升	(102)

剿匪平乱忆当年

罗 铭

一九四九年夏，我人民解放军继夺取举世闻名的淮海大捷之后，百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强渡长江，占领南京，直打得蒋家王朝分崩离析，落花流水。蒋介石只好逃台栖身；占踞台、澎、金、马以延残喘。我和团长游梅耀是在南下进军中，奉命回闽西组建警备八团并于一九五〇年一月进驻闽西之连城朋口一带，担负连城、长汀地境的剿匪任务。

但是，正当新中国以醒狮之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之时，美帝国主义则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发动了侵朝战争。盘踞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残余也遥相呼应，大喊大嚷反攻大陆，还不时派遣敌特潜回大陆，进行颠覆活动。原国民党少将师长唐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派遣到闽西充任“反共救国军闽粤赣边纵队总司令”。匪特唐宗潜至连城后，以连城为据点，勾结地方的反动武装残余势力和土豪劣绅，搜罗余孽、招兵买马；同时策动原成分不纯的县大队一中队和朋口区中队叛变革命，上山为匪，扯起“反共救国军闽粤赣边纵队”旗号，四出散发反动传单，蛊惑人心；到处砍电杆，毁桥梁；拦途抢劫，绑架勒索，烧杀奸淫；几次骚扰袭击朋口、文亨、四堡、姑田、新泉等区公所；攻打连城县城和我团部，还扬言要吃掉“警八团”。嚣张气焰，猖獗一时。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我团的剿匪措施是：

一、发动群众，展开攻势。我团派出了四十余名善做群众工作的

政工人员，分别进驻朋口、莒溪、宣和等乡村担任区村长。这批政工人员进村后，白天帮群众搞生产，晚上教群众学文化，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在与群众接触中，一面挑选基本群众组建民兵，一面通过发动群众去做匪属动员其亲人下山自首的工作，全面展开政治攻势。不久主动下山自首的匪徒就有几百人。出现不少匪属送子、送夫、送兄弟投案自首的事例。叛匪开始土崩瓦解。

二、组建民兵，建立联防。政工人员进村之后，广泛开展动员群众参军、参政、参加民兵，号召广大青年起来保家卫国、斗霸分田。民兵组建起来后，相继成立了农会、商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对组建起来的民兵，我团拨出二百余支枪枝和一批弹药加以武装。当时，民兵人多枪少，就动员他们把家里的刀矛、棍棒和鸟銃拿出来当武器进行训练，使民兵学会一定的战术，随时准备配合部队围剿叛匪。平时，把民兵组织起来守桥梁，护仓库，站岗放哨，巡村查夜，建立村村联防，相互支援。那时，只要一有动态，村村都有人鸣锣报警。逼使叛匪龟缩山头，不敢轻举妄动。

三、军民合作，协同围剿。一九五〇年冬，唐匪已如风雨之舟，颠簸欲覆。而我部队的战士和民兵，却人人热情高涨，个个斗志昂扬，纷纷要求参加剿匪战斗。于是我团当机立断地作出：“以部队为主力、民兵为后备、群众相配合”的剿匪部署，全面掀起剿匪高潮。

剿匪，战地不仅在高山峻岭、悬崖峭壁之上，而且在坟穴山洞、茅寮房舍之间。匪徒小股分散，流窜活动面广，战机不易掌握。兵多用不上，兵少要吃亏，只能以班、组、排、连协同民兵，群众相机为战。有时，为了围剿一小股或一个匪徒，战士们就得风里来，雨里去，餐风宿露，通宵达旦，一连几天埋伏或日夜兼程地追踪。那时，衣服湿了顾不上换，渴了喝生水，饿了摘野果充饥，摔伤不喊痛，负伤

仍坚持，谁也不愿离开战斗行列。其环境之恶劣，任务之艰难，生活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我军有着英勇无畏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优良传统，所以只要有匪情，遇战机，战士们总是把生死置之度外，争着去冲锋陷阵，为民杀敌。下面是当年剿匪几个片断的回忆：

赤水打围擒俘百匪

一九四九年冬，漳平赤水之匪霸俞水潮纠集一百余人，妄图凭借踞高临下，四野开阔，墙坚垣厚，易守难攻的两个土楼固粮固守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那时，我围剿部队用佯攻围困，打而不攻的战术，消耗、麻痹敌人。俞匪见一连三天三夜未能把土楼攻破，便得意忘形，不仅不听政治劝降，反而狂妄挑衅，说：“只要你们（指剿匪部队）能攻破一个土楼，我们就缴枪投降”。我一见俞匪中计，便于第四天率领一个加强连带了一门火箭筒和几包炸药前往围打。结果，只发射了一发火箭筒弹，“轰”的一声，土楼就穿开一个窟窿。紧接着“轰轰”几响，爆破手也把土楼炸开个大缺口。这时，卧地掩蔽的战士，一跃而起发出冲锋，用猛烈的枪弹杀向匪群，当场就把十几个匪徒炸得血肉横飞，未被炸死的乱作一团，直喊：“饶命”、“投降”。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匪徒十多人，生俘了一百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一百多支和大批弹药、粮食。而我剿匪部队却无一伤亡。

围剿青峰活捉唐宗

一九五〇年初冬，与二五三团互相配合，我团在青峰山围剿匪总司令唐宗。历时几十天，餐风宿露，迂回追踪在溪源与湖峰交界的青峰山中，把唐匪围困得人疲马困、粮草断绝。一天深夜，唐宗企图单身化妆

下山潜逃，在朦胧的月色下，步履踉跄地窜入隔口的一条山路，进入了预先布下的埋伏圈。这时，我哨兵一声喝令：“站住”。正当他想伏地开枪顽抗时，在侧傍埋伏的一位战士飞跃而起，跳骑在唐宗身上，一手用枪顶住唐宗脑袋，一手按住唐宗用枪的手，猛喝一声：“缴枪不杀”。附近埋伏的战士也一齐围拢上来大喊：“缴枪不杀”。就这样，曾在闽西烜赫一时的匪总司令——唐宗，便成了束手就擒的俘虏。

血染青山 流芳千古

五一年春，在宣和城溪的一个田坑围追匪霸吴锦林时，我团八连某班长(姓名忘记)，虽然在追踪时不幸胸部中弹，身负重伤，但他仍然以英勇顽强的精神，紧靠树干，咬紧牙关，端起冲锋枪“哒哒哒”地猛扫一梭子弹把吴匪击毙。这位英勇的班长也因负伤过重、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他这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血染青山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严阵以待 打击项匪

朋口，是我团的团部所在地。一天凌晨，上空白雾茫茫，把四周的山岗、房屋笼罩得不见形影。匪首项文俊满以为当时我团部仅有一个班看守在押匪徒，是他们劫狱救匪的时机。于是，他们纠集了数百匪徒，天未拂晓就抢占了朋口河岸两个山头，以浓雾为掩蔽，用猛烈炮火攻打我团部，殊不知我们已于头天深夜，从三十里外的宣和带回一个加强班，严阵以待，只等叛匪入网。并且先把一束束手榴弹悬挂在关押匪徒的屋梁上，同时正告在押的匪徒：谁要骚动越狱就把他们通通炸死在关房里。直吓得在押匪徒个个目瞪口呆，谁也不敢妄

动。这样，当项匪枪弹如雨，攻打我团部之时，我便下令用炮和机枪还击。不等项匪下山，几发炮弹就打死了几个匪徒，项匪见势不妙，只好丢下七、八具尸体狼狈而逃。

百 众 上 阵 歼 灭 散 匪

五一年春的一天傍晚，夜幕降临，细雨霏霏。当朋口坎下村干部获悉叛匪支队长赖云标，支队副傅柏恒流窜在坎下东坑垄的石崖下避雨躲藏时，我们漏夜发动组织了民兵、群众一百余人，除武装民兵外，其余持刀拿棍，拿铜锣，带螺号，点着松光火把，一齐向岭峻坡陡、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东坑垄进行围剿。当时，只见到处火把如龙，人群穿梭，铜锣声、螺号声、喊冲叫杀声，响彻山垄，回荡山谷，直吓得赖、傅两匪心寒胆颤，有枪不敢放，有弹不敢投，只好夹着尾巴伏地爬行，妄想潜逃。但是，民兵、群众步步跟踪，不顾岭峻坡陡，衣湿身寒，一直追踪到五、六里外的茜坑。次日凌晨将两匪击毙在荆棘丛中，并搜缴了遁逃时抛弃在山涧深潭里的一挺机枪和数支步枪。战斗结束，天刚拂晓，民兵和群众面带笑容凯旋而归。并将赖、傅两匪尸首抬回朋口放在街头示众。

与此同时，朋口、莒溪、宣和等地，还逮捕了一批隐藏在当地的叛匪敌特。那时，真是天天有新闻，处处传捷报，大快人心。唐宗在连城组织起来的反动自由军很快就出现了树倒猢猻散的局面，大批匪徒纷纷下山自首。据估计，当时仅连城就收容集训了匪徒一、二千人。被镇压的也有一千人左右。个别漏网的如武平匪首潘美庆、长汀钟复村匪首涂金标、连城匪首罗子余、清流匪首谢春园、莒溪铁山罗地匪首（人称恶虫）罗其渺、璧洲匪首林德三、宣和匪首曹半溪和匪副总司令钟勇（武平人）等也先后于五一至五三年间被我团陆续擒俘、击

毙。姑田匪霸华仰桥则被困死在赖源黄地的一个石崖底下。

从此，闽西人民消除了隐患，迎来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欢腾景象。可是，我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光荣牺牲了二十余人，负伤致残十余人。连城人民的女婿、原警八团一营参谋长周成章，就是在庙前杨屋隔剿匪时光荣负伤的。剿匪平乱之后，我团便于一九五三年夏奉命离开了连城，转战海防前线，去迎接新的战斗。

剿匪平乱忆当年。借此机会，我要向那些当年在剿匪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再次表示沉痛的哀悼！他们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同时也向当年参战的民兵、群众和烈士家属表示衷心的敬意！

傅 裕整理

五四运动前的连城

卢运泉 李传耀

连城位于福建西部，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置县。它东接永安，西连长汀，南界上杭、龙岩，北达清流。现有二十六万余人，面积二千五百九十五平方公里。全境山岭重迭，林壑幽深，丘陵起伏，溪流纵横，是个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好地方。

连城人民世代多以农耕为主，虽然山多田少，但竹木资源丰富。在东部之姑田、莒溪等地素以产纸著称，历史上有“金姑田”、“银莒溪”之称。在南部，有新泉河汇入汀江，直达潮汕，因之南部农民多从水上漂运竹木、土纸直下潮汕销售，其中以此致富者，屡见不鲜。由于连城为偏僻山区，交通闭塞，自古以来经商者和肩担工人络绎不绝地往返于闽赣山道之间，从江西贩来药材和日用品；从清流、宁化挑来大米；从漳州、潮州运来食盐、棉布和百货。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下，连城人民坚忍不拔，苦力经营，艰辛地维持生计。所以，历史上连城人民以勤劳俭朴著称，县志说的连城“士知读书尚礼，俗重登科取名，男务勤劳，女安俭朴”，并非虚语。

一八四〇年，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一役，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规定厦门作为对外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加上以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福建门户大开放。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的洋烟、洋布、洋纸、洋油充斥整个闽西市场，无论那个偏僻的乡村都有许多种洋货侵入，这对连城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产了，洋货打败了

土货，一大批手工业者和商贩沦为失业者，一批靠肩担过活的担夫也无事可做了，地方工业凋敝，特别是造纸和烟业的失败不仅影响到手工业，而且影响到农业，人民收入顿减，生活受到严重威胁。

帝国主义为了控制闽西各县人民的经济命脉，获取高额利润，在龙岩设立洋行代办处，作为侵略据点，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残酷地剥削闽西各县人民，例如，为了掠夺和垄断烟叶生产，就采取不同的价格，操纵市场。一开始，他们用比原来高出四、五倍甚至更高的价钱大量收购烟叶，囤积居奇。农民由于受高价的刺激，从龙岩到连城一带二百多里大部分粮田都改种了烟叶。但到了收成季节，洋行突然压低价格，下降到比原来的价格还要低，结果使农民吃了大亏。帝国主义的巧取豪夺使连城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

帝国主义不仅进行经济侵略，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侵略也是无孔不入的，就是对连城这样交通闭塞的偏僻的山区也没有放松过。清末，帝国主义借以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基督教、天主教堂先后在县城、芷溪等地设立，吸收教徒多达千人，他们以办“慈善”事业为幌子，对劳动人民进行精神麻醉。

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本地的地主、资本家在商业上无法与之竞争，便把资金转用于买田置业，从事封建剥削并经营洋货。因此，土地越来越集中于这部分人的手中，而且还有大量的书院田、祖祠田为他们所掌握。就以城郊而言，据调查，培元、文明、豸山三书院占田二千多亩，李氏西、南两祠占千多亩、吴屋祠堂占千多亩、新泉一带的“福会堂田”亦占有相当一部分土地，农民占有的田地实在是微乎其微。据中共闽西特委一九二七年的统计，“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农民成份，六县除连城

外，雇农都在百分之五以下，长汀百分之一”。由此可见，连城的雇农比例为闽西各县之首。

土地的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随之而来的是地租率的不断升高，民国初已发展至倒三、七，倒二、八，即地租率高达70—80%。据一九二九年中共闽西特委的调查：“田租各县最低的60%，长汀70%，连城南乡高至80%。地主把土地佃给农民耕种，强迫农民写下“承佃字”，不论旱涝虫灾，每年租谷全部要当年交清，上冬不足，下冬补足，下冬不够就要起耕别佃，逢着丰年还要加租，收租时用六叶风车扬谷，大斗量谷，把农民一年到尾的劳动果实刮得一千二净。

农民向地主借钱、借谷，月利加五是普遍的。新泉寨头背农民杨福禄向当地土豪杨步南借光洋四十元，五年时间利滚利，卖牛卖猪还了三百多光洋不凑数，连祖上遗留下来的四、五担谷田也被夺去抵押。为了赎回这块田，夫妇俩还给他做了两年长工。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敲骨吸髓的，除了“承佃”上的租外，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名堂，如上门逼租，招待之外还要补偿“草鞋钱”，逢春秋祭祖、红白喜庆，还得另外送鸡、送鸭、送猪肉或送红包。

农民除了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外，还要受反动政府的搜刮。民国兴起，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名目繁多，除了牲畜捐、酒税、屠宰捐等等外，还有所谓“人头捐”、“灶头捐”、“房屋捐”、“保护费”、

“问路捐”，真是“万般都要税，只剩屁无捐”。反动政府不顾民众的死活，横征暴敛，一九二五年田赋有的已预征到一九三一年。除此之外，还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把鸦片种子高价拨给农民，种要捐，不种也要捐，农民不得不种。还有流氓地痞开庄聚赌，榨取农民血汗钱。

由于连城僻处山陬，山高林深，各乡民团得以长期各据一方，为非作歹，鱼肉乡民。民团是危害人民的小军阀。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尔虞我诈，时常互动干戈，带给百姓无穷的灾难。加上自然灾害频仍，百姓无路可走，有的不得不铤而走险，所以弄得连城的土匪一天比一天多。总之，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连城人民忍无可忍，不得不奋起反抗了。

连城人民是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自宋设治以来，九百年间，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连城人民进行了无数的斗争。南宋理宗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宁化晏头陀啸聚潭飞砾，连城起而响应的遍布各地，有所谓“七十二寨”，使当时的县令丘麟不得不“登东田石以避之”。至元顺帝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则有震撼闽疆的罗天麟、陈积万的起义。罗天麟是连城文亨乡人，陈积万为隔川乡人。他们对“胡元毒痛中国，敛怨为德，于汀尤甚”不堪忍受，于是“不顾利害，为民族争存亡”，聚众起义。先陷县城，继陷汀州，攻宁化、将乐，直至南平，震撼全闽，给元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有明一代，农民的反抗斗争更是此伏彼起，接连不断。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沙县邓茂七的起义兵攻连城，连城“土寇”应之，“毁官舍”及文川桥。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连城南三隘之陈屋坪则有“土寇”杨廷兰之乱。四十年辛酉（公元1561年）大饥，“死者相枕于道”，“附郭张坊及隔川之众谋变，乘机作乱”。穆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新泉、朋口大水，“居民漂荡，损人口数百”，“是年兰桥贼猖乱”南明弘光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三月大水”，“山寇屡掠”。连城人民敢于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更不会坐视外国侵略者的寇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连城应募征倭的六十人，在与倭“猝遇杭州朱仙桥时，壮烈牺牲

了二十七人”。到了清代这种斗争并不稍减。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八月，“山贼从隔口田入隔川，焚掠迫县”。这年十二月“明寓官李士藻，与前贡士童曰瑚，结土寇赵士冕”“冀兴明宝”；诛杀了县令徐承泽等。这次斗争虽然被镇压下去，被杀了几百人，可是人们却赞扬他们“用心不可谓不忠，名义不可谓不正”。从文宗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至穆宗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间，太平军石镇吉、彭大顺、汪海洋部在连城的几次战斗，都得到连城人民的支持。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冠豸山被攻破，就是由于有“土人”为向导，太平军才能在豸后“猱升而上”。德宗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矮伯公（汀州人）与常直臣等哥老会的首领，于上杭发展会员之后，又到连城芷溪发展会员。后被知府胡廷干侦获，芷溪民众多方掩护，最后于安民庵被械系而壮烈就义。以上所述史实，来自《连城县志》（民国志）。由于修志者的阶级偏见，尽管叙述中多所歪曲污蔑，而且残缺不全，但是怎么也掩盖不了连城人民抗暴斗争史绩的光辉，我们从中还是可以窥见端倪的。广州七十二烈士牺牲后，推翻满清的革命浪潮澎湃全国，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响应，福建孙道仁起义于福州。我县在汀郡中学的学生同盟会员邓济民、罗镇程等十余人也同八县青年一道参加了光复汀州的壮举。国内“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召集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检讨得失，决定重新建党，以便集结力量，筹划“三次革命”。当时我县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就学的沈毅民（时年二十）毅然参加孙中山先生新建的中华革命党，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不久奉命回国策划讨袁，不幸事泄被捕，于1915年11月15日壮烈殉难于省垣。他在狱中曾寄出遗嘱多纸，慷慨悲壮，给我县人民感染至为深刻。兹录《连城县志》所载两首如下：

一、铁索铮铮入狱来，此身将化劫中灰；

叹我家难寄语，看人日日作书回。

二、不是泪痕是血痕，凄风冷雨度黄昏；

夕阳他日萧萧下，杯酒谁人吊我魂？

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和官绅的压迫与剥削，这是连城人民不断进行革命斗争的根本原因。在连城二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连城人民斗争的火焰一旦得到正确的引导，就会燃遍千山万壑而形成燎原之势。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风暴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毁了三座大山，取得了今天的胜利。

连城县城的变化

李 兰 芳

连城县城在宋朝元符年以前叫莲城堡，至宋绍兴三年（公元一一三三年）始建为县城。据县志记载，那时“草昧初辟，审方面势，廛井涂塍，经纬万端，未遑城也。”县城才开始草创。绍兴五年（公元一一三五年）知县事丘钦若开始筑土城三百丈，周一里一百四十步。乾道二年（公元一一六六年）杨立中加以修建，筑了三座城门，东门叫“朝京”，西门叫“腾骧”，南门叫“龙川”。绍定初，城被毁，知县事米巨宏重修建。淳祐三年（公元一二四三年）罗应奇修土城，作瓮门，改东门“朝京”为“通京”，西门“腾骧”为“秋成”，南门“龙川”为“薰风”。元朝至正六年至正统十三年，县城被毁而重修建者三次。明朝正德四年（公元一五一〇年），知县蒋玘加筑土城七百余丈，周以木栅，建城门六，大者四，东门曰“寅宾”，西门曰“秩西”，南门曰“安阜”，北门曰“拱北”。小者二，东水门曰“福汲”，西水门曰“清泰”。并在城门上覆以城楼。正德九年，江西叶芳起义，漳南道胡瑚令募建砖城以防守。邑人刑部郎中童玺亦奏请筑城，因倡筑三丈。邑之富者分筑二百七十丈，以公帑筑五百丈，共筑七百七十丈有奇。正德十四年，漳南道周期雍到县视察，又命县丞黄钟岳用巨石垒其址，甃砖为垣，城墙高达一丈七尺，至此县城基本定型。

县城的街道布局是按县衙与六座城门的走向伸延的。正街通南门，这里是县城经济贸易的中心。塔下街与城上街通东门，仁里街与